

措！

沙堤

譬如杜子儀，招朋友，簡子儀又覺得。其如杜子儀，一白吃」。

眼鏡跳一點，態度比較自若一點，那麼用錢的時候，祇要手一揮，架一點，自己一白吃」。

「白吃」，早已編有食譜三十字法。拈指油，古已有之，自己何必慚愧不安呢？這倒須健全自己的心理作用。

必有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有錢的兄幫助錢的弟，倒也不無氣。倘使拈指油措得不大自然，無妨說說玩笑，指明自己是三十法中的弟幾法，即舉幾錢打破僵局，却也有三十法以外，多加法。

這到底正是，竊則變，變則通」的「不小」時代，內戰還在打，物價還在漲，薪水人員不便餓死，已非福氣非凡，誰能敢有太多的奢望。無妨在拈指油之風大，有權徑之必要！在家庭，無妨有節的，做客時，無妨力加餐餚，「人生以吃為樂」，正像有肝板的地方就有臭虫一樣，沒有臭虫的肝板也恐怕不存中國這地方了。

○ 禪隱劉 ○

荒唐的廈門世紀

。劉澤禪。

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人家常在舉行原子應用於工業上的試驗，怎樣使飛機在雷達控制下，不會發生失事危險的研究。然而我們却在空中表演爬「刀梯」，合上鐵釘、鋼絲中的那些古老的古老花樣觀者又是千千萬萬，地上站不下的人，連那屋頂也擠滿了驚呼連喊的人群。其中不少有無知的婦孺，而青年男女更不少，也許還有官兒太太，看得興味勃勃。

好容易當中有位清醒的人們據理而論：「如果那一層層的刀是銳利的，當然就有其神才」路上，不絕的煮菜與敬神。這恢復費盡心機人的幾億萬的數目，假設此歌奉來建立工廠，不知可使多少失業工人有了工作。移去做救助金吧！也可救了一批失業的窮青年；抑挪用於慈善慈惠的善舉多些呢？然而一個傷寒不滿世間的活人，卻來舉動何堪看不見的陰間（大功德）。

「如是一些人易捐錢鏡，也為籍名漢漢熱鬧開演；演的戲到底落下一點看而已，東西還吃落目食心而已，而敬神的也是一點而已的肚裏，可是無形地影響人們心，倒是相當大的呀！我們看這一代的青年有的已讀多年的書，對於鬼神的存在，他們有一番認識，但留在他們的心的裏，還模生一種暗昧的眼光，不敢走上黑暗的路，見鬼就心惴。」處處都是「疑神疑鬼」之說，最近結果年紀輕的，萬事「信天由命」，一切也以「鬼神」推排去了。人有了這樣心理病態，怎能追求「科學」的真理！不怪目前遭有人病中服那無驗的「符咒」呀！一面，那神棍在一

看「一曲難忘」小感

悠遊異域的聲響，會陶醉一個漂泊異域的遊子。
 何況親鄉的土地被敵人踐踏！
 一撮土，重現了故國的全貌，
 蒼莽恢復了他的理智，他的靈魂在
 遠遠地向他招手。他緊緊聽到祖國
 土地上的人們的喧嘩和哀愁。
 他！——蒼莽，還能離遠麼？
 他！——蒼莽，還能獨善其身，
 僅僅爲了自己的發展麼？
 所著是一種羞恥；當同胞們正
 陷入深重的苦難中，
 榮耀也是可恥的標幟，即使有
 了最高的藝術的成就。
 於是，蒼莽把解脫了鬥爭中的兄
 弟爲民族的解放而獻身的同志

害，放逐，奸奪和掠奪。
 一撮土，波瀾的泥土，叫蒼莽回
 回復湧過去的生活，祖國的愛能灌
 自己。
 飄盪的境域破壞了；
 自私的堤岸衝毀了。
 他站起來，他鬥爭着，他成爲
 故國人民的抗爭的一環。
 到死，他的生命發着光采！比
 他的藝術更令人有着崇高的仰望。
 我們是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
 我們的土地上的人民也不大地哀
 多少。多少人，想線至自己的大地里，
 做那藝術至上的夢，那末，就這一
 點，值得我們朋友們說：
 ！——學蒼莽！

均綠譯

威氏 (WEBSTER) 辭典裏是這樣載着：「一種心理的力量，它能使我們堅定勇敢，不自我沮喪地去勝過危險和困難。」我們最好說勇敢不在乎感覺，有恐懼，而直在乎有了恐懼，我們能克服恐懼。這是怎樣說呢？我們下的例子或者可以將我們的這個意思說得明白點。

從前有一個法國士兵在滑鐵鎚，被長官命令去襲擊一大隊侵略者，他看到他的同伴們呈着灰色，全身都顯示着恐懼，他發覺，「同志！你看現在蘇伯特非常利害是不！」這樣的「我是」一回，竟是這樣的堅決：我們相信，如果人有了半這樣的蘇伯特，他那才開小差了呢！

「那才開小差」的人，「蓋靈登」(WEBSTER)將軍說：「當他看見一個兵士面色都青了仍前進，他就有吸引人的力，他能夠將人類的進步推上一步，到他們會最後死亡的一刹那。」

勇敢的精神可以改變自己和覺悟的習慣。智者和自覺者能克服恐懼，只因他們敢於嘗試。他們料想，因為事情難，所以可能發生困難，你曾經聽過一則：「龐術家和老農的寓言」：在這寓言中，一個勇敢者在乎能克服恐懼，非在乎能克服困難。——

術室

說你快素，實爲你憔悴了！
 穿上猶太人製造的胭脂，
 不僅是變色，
 而且褪色；
 妳的王容，像漆匠店的學徒，
 髒，而又難看。
 妳，命運祇
 情愛打開，而你已是被摧殘了，
 起了皺紋的皮膚，
 淚痕斑斑；
 然而引不起我的同情，
 也並不喜慰妳，
 反而，辱罵妳是害人精，
 其實，這與妳又有何關！（惜花）

胡公善

雖能因此「超度」重
生陰界是無分國種的
：連那在廈門一時而
死的日本鬼，必不會
入地獄，而藉「神通」
大超生去了，這未免
太給他們佔了便宜。真
一真如張利貞所說：
「二十年後不仍是一條
好漢！」他們到了東洋
再重而有知，感將再東
一完成「大膽救濟」
的侵略，中國的百姓呀
不，是否仍受一帝威
難離，到底神鬼還是一
「渺茫」無法證實的
故事。

但那些多災多難的
日子，曉曉日日，

「你計劃得對。」
「對，一箭——雙鳥。」
「變聰明吧。既可以讓新入監的
陳保長走，又可以拔去這枚
陳家的釘。」

看守主任格格的笑聲。
「你的計劃這周到！沒有
給人——看出一點。」
「咳！——就綻？」黃典獄長
的無力的咳嗽。

「那裏。這叫作把握！」
不，爭取時間，我把時間
拚命的拖延，不讓呂興旺追去
去。你看三個鐘頭過去，

「黃典獄
長，我的計劃
如何？」梅芳
幽語的聲響
「這叫作？」
「雙鳥計。對聯
對，一箭——雙鳥計。對聯
變聰明吧。既可以讓新入監的
陳保長走，又可以拔去這枚
陳家的釘。」

「老兄實在手段高明，鄙
人不勝佩服。」
「不過，典獄長，我三成
呢？」

「兩成也就不就是五十萬了
嗎……咳，好，就三成！」
明天錢送這小子再沒有來，你
再差人去……」

「對，呂興旺！……」
「實外，呂興旺跳不了地
打翻。他像夢中初醒，原來自
已是在他們的圍套裏，被縛
着，不得不動了。原先，被縛

阿阿則到會館問他的。「還是
進去吧！」他到的手，發抖地敲
典典獄長的房門。
「阿阿，這這這，這就
了飛繩進來不進來，敲什麼門，
假猩猩，進來！」看守主任向
門外狂吠。

呂興旺的突然光臨，使典
獄長和看守主任都大吃一驚。
即刻，這驚愕的是他們的臉上露
失了。代之的是典獄長鐵齒
的陰森。看守主任不自然的譁
笑。

「我正要派阿阿去找你，
剛才回來嗎，呵，辛苦了，進
來，歇歇吧。」
呂興旺，像個溫順的囚
犯，木立着，只等着號角和枷
鐐。

「什麼，連明天，明天也要
應該滾了。叫你來，就為了要
告訴你，你撤職了。從明天起
。」聲音雖然無力，但對於呂
興旺，却是百斤斤的鐵鍊，鑄
上他的心坎。

一股突然從內院洗發出來
的力量，推動呂興旺。他跪在
典獄長的桌前：「求典獄長寬
典，找沒有家，家在北邊，又沒
有親戚朋友。」四個囚犯，
也一同跪在地上，發出匍匐
的聲響。

「這什麼？」看守主任
才曉得那四個囚犯和果的，
是果的，這……是果，給典獄
長寬典的：這……這是一
些錢，給少爺小姐們吃點心
的小意思，只求典獄長大恩
(五)



天女樓
天女樓

丸腎健報狗濁
治男婦腎虛症

代理門大洲亞
房藥大洲亞

哲一
學聲
雷聲
相談口鉄

各界士女 早已公認
主十八九七龍能知定爾父母之存
示解審辨決爾爾兄弟之有沒
爾爾日子婚姻之成敗
主十八九七龍能知定爾父母之存
示解審辨決爾爾兄弟之有沒
爾爾日子婚姻之成敗

退金水丹
壯液化粉
暈船特藥
即基士令

師醫恩大陳
驗靈名著



退金水丹
壯液化粉
暈船特藥
即基士令

出品司公業工學化利永
產國
牌角三紅

肥田粉
純鹼
燒鹼

德生行
號四七話電 號十二路後海

肺癆草

五洲乳白魚肝油

地球牌
油肝魚精

澤世陳
門專瘡痔



五洲大藥房發行

學校畢業
收同開業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五洲大藥房發行

桶相命館

音佳菲赴
港香

音佳菲赴
港香

桶相命館

作木俱傢海上

作木俱傢海上